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杨绛著



飞扬与落寞 *Victory and Loneliness*

“真的好文章，必是他的人比他的文章更好。而若他的人不及他的文章，那文章看似很好，其实并不曾直见性命，何尝是真的格物致知。”这是胡兰成的原话，也是他从事文学批评的标准。

以这样的标准来评价胡兰成的“文章”，我们只能说它是“不曾直见性命”的，是不曾“真的格物致知”的。他的“文章”也许文字清丽，但却没有“气度”，没有“灵魂”，没有“中心”，就好像沾满鲜花的一条鼻涕……

一个翻来覆去自称“张爱玲的丈夫”的人，哪有可能是真正的“丈夫”……

飞扬与落寞

Victory and Loneliness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杨海成\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杨海成编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9
(飞扬与落寞)

ISBN 7-80214-036-6

I .胡… II .杨… III .胡兰成(1906~1981)-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165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小窝头装订厂

开本:170×230(毫米) 1/16

印张:21 彩插: 1

插图:102 幅

字数:329 千字

印数:8000 册

版次:2006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2006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214-036-6/K·298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阅读本书的理由

当“身”与“仁”不能兼得时，才有所谓“杀身成仁”；当“生”与“义”不能兼得时，才有所谓“舍生取义”。无需“杀身”便能“成仁”时，你何乐而不为？无需“舍生”就能“取义”时，你何乐而不为？

但胡兰成就不愿为。他自觉地、有意识地、顽固地站到日本人一边，视日本为“老家”，视日本兵入侵中国为“大气”……所以他被视为“不可原谅的人”。

建议以下读者阅读本书

中国近现代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文学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道德学家或反道德学家，十八岁以上成年人……

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浙江嵊县（现嵊州）胡村，贫寒农家，12岁过继给俞姓财主。靠义父完成中学学业。21岁到北平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抄写文书共一年，每日两小时，“余外就偶或去旁听”。当过教师，做过新闻工作，从过政。学历不高，但异常聪明，“很有学问”。

官拜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抗战胜利后经香港逃日本。1974年到台湾，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终身教授。1981年7月25日病死于东京。

近代几个“著名”汉奸，汪逆几次遇刺，被刺客打“黑枪”后一直病恹恹的，最后死在这粒子弹上；陈公博、周佛海等被明正典刑，陈璧君、周作人等虽罪不至死，也蹲了数年大牢。算来算去，还数胡兰成“幸运”。成为汪伪政权中惟一漏网的高官。

责任编辑：彭明哲

封面文字：张耀南

封面设计：筱 明

飞扬与落寞

Victory and Loneliness

飞扬与落寞

Victory and Loneliness

扬与落寞

Victory and Loneliness

飞扬与落寞

Victory and Loneliness



他说：“我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

他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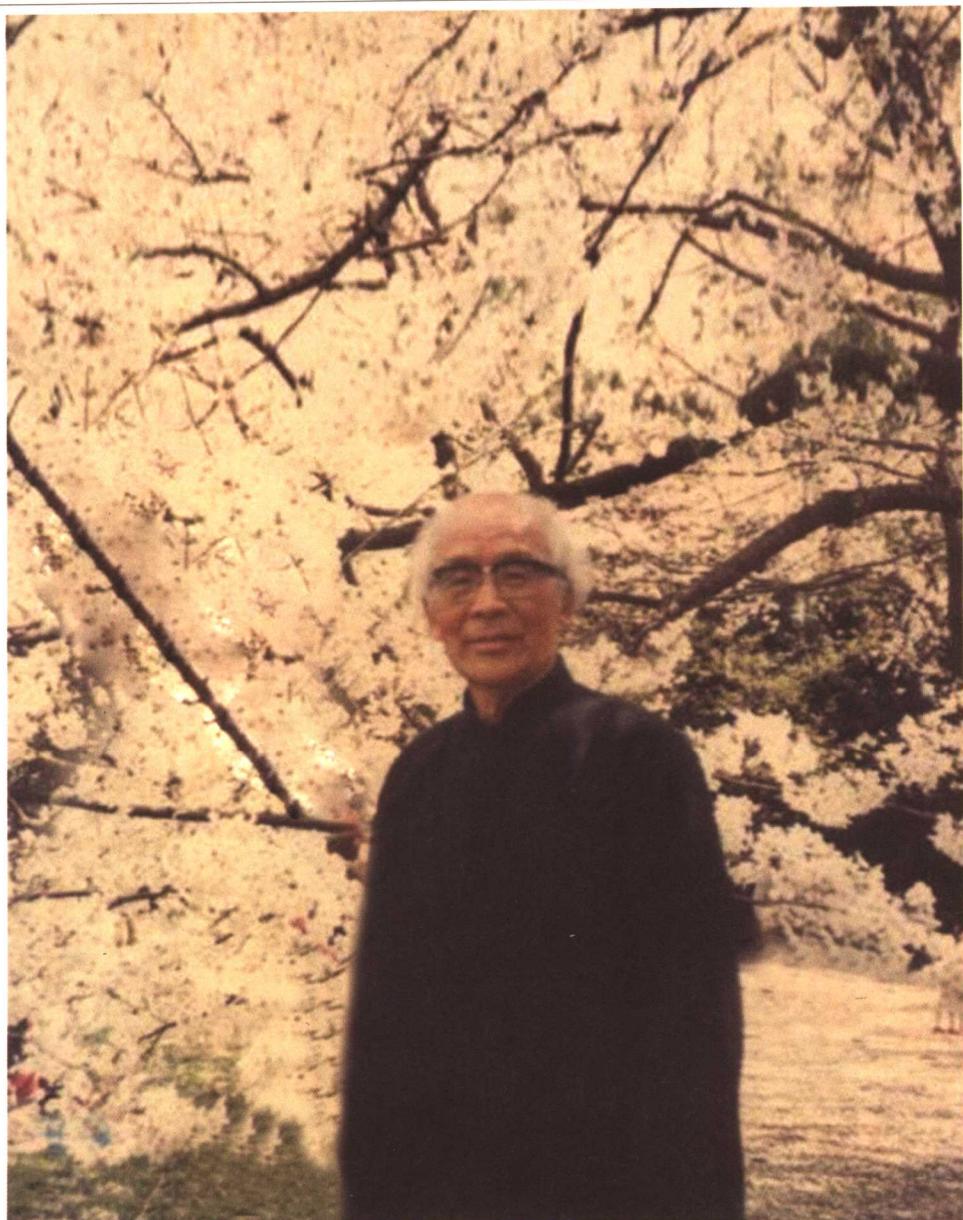
他说：“我对日本，总是共患难之情。”

他说：“我在日本，好像是在亲戚家做客。”

看到侵入中国的日本兵，他说“着实有一种大气”。

他说：“我一生就是对好人叛逆，对应，对爱玲。可是我也不悔。”

他说：“我生来是个叛逆之人。而且我总是对于好人好东西叛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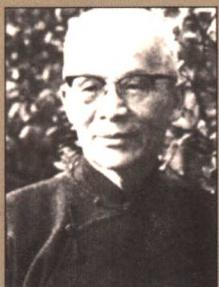
■ 胡兰成晚年在日本留影

岁月难以掩饰日渐苍老的容颜。当年呼拥风光之时，可曾会想到日后会落到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回，最后客死他乡的下场？历史是公平的，它总会让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决不偏袒任何一个人。

■ 张爱玲像

世人认识胡兰成，大部分不是因为他的《山河岁月》，而是因为《今生今世》，因为他与“民国女子”张爱玲的一段姻缘。





绪论：飞扬才子落寞情，落寞尽头孽随身
UP AND DOWN



40年代的上海滩固然名气灼灼，不可一世，但仍然成为胡兰成掌中的爱情俘虏，投身于文采和灵气都不及于她的无行才子。胡兰成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和平时期稳坐政论第一把交椅，没有真才实学，是不可能这么炙手可热、如日中天的。可惜，他风行水上的灼灼文采用错了地方，所以才子这顶光辉灿烂的帽子自然也就相应地打了折扣。钱定平说：“胡的文章有气韵而无气度，正像他做人，有灵气而无灵魂。”说得很贴切、到位，俗话说“文如其人”，胡兰成也是如此，文章没有气度和灵魂，为人更是没有气度和灵魂！

第三，他还是一个流氓。这里所说的流氓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那种含有“非礼”意味的不法之徒，更主要是就一种流氓习气和流氓心理而言的。胡兰成为人为文，在极端自私之余，还夹杂着让人厌恶的顾盼自雄和沾沾自喜。这种顾盼自雄和沾沾自喜说严重一点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总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妄自沉迷。一幅小人得志的无耻模样，这不是流氓作为又是什么？具体一点的例子如：胡兰成15岁那年，迷恋上了自己的庶母，在《今生今世》的《怨东风》一节里他叙述了自己的恋母情思：“我难得随庶母到楼上拿东西，偶然这样一看，便有门前是天涯的怅然。江山无限，是私情无限。庶母见我如此，她就不乐……但我没有对庶母说起过。而庶母可亦爱我是没有过，为我坏心思是有过，因为我倔强。”端的一幅不知羞耻的流氓文人样！还有他打赌亲女同事一事，以及对八个女子的始乱终弃，无一不是以身上的流氓本性作底色！他甚至恬不知耻地坦白：“时常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的平凡的，我都可

作为一个大节有亏的人，胡兰成受到人们的唾弃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是在时间已经滑过去几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对胡兰成的定性必须明确，首先他是一个汉奸，文化汉奸，他用浸润在自己身上的中国文化的灵性和通透，谱写了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背叛——那种尖刀剜心地包含着深深屈辱与无耻的生命痛感，而且至死不悔；因此，他必将永久性地被钉在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耻辱柱上，被深深地鄙视与唾弃，而且永世不得翻身。对这一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

其次，他是一个才子，一个在骨子里流淌着中国优秀文化血脉因子而又躁动不安、蠢蠢欲动并且付诸实践、神采飞扬的才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自励自学的他凭借先天聪颖、后天勤奋而磨练出的遏制不住的才气脱颖而出，笑傲文坛。张爱玲在上个世纪

以设想她是我的妻。”一语道破了自己流氓本性的实质和根源，让人像吞了一只苍蝇似的想要呕吐。

有一句古话，叫“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考诸胡兰成的生平行事，用在他身上，倒是比较妥贴，只是必须去掉作为底色的流氓本性。但是，这能吗？

二

胡兰成整个的人生历程，应该说是以一种飞扬的姿态展现的。飞扬是一种人生尽情释放的外部形态，是表现在众人眼前的向前行走的姿态，是从精神里流淌出来的冲劲。

作为一个人而言，胡兰成的飞扬表现在他的作为。他从不委屈自己，而是自由发挥自己个性当中真实本然的一面，虽然可气，倒也率性。面对自己的作为，他做得对，坦然；做得不合道理，他也坦然。

在求学的路途中，胡兰成被蕙兰中学开除，他没有以苦苦哀求委屈自己，从而换得继续读书的机会，而是潇洒离开，不做回头想。同时他并没有沉湎其中不能自拔，而是砥励自己，继续谋求出路。

在洋人开的邮局上班时，胡兰成依照原则办事，不顾及局长情面，敢于表现自己不屈服的个性，虽然被开除，但坦然面对，卓然而立。

玉凤病重，生命垂危，胡兰成求及庶母，遭到拒绝，悲愤之余，料玉凤无救，遂不管不顾，常住其家。玉凤歿后，胡兰成向庶母要钱下葬，未果，于是要钥匙，打开钱柜见有现洋七百，只取六十。然后归还钥匙，拔脚就走。庶母苦笑道：“到底还是我被打败了！”说话时连嗓音都变了。胡兰成这种行为无疑显示了他执著坚韧的一面，同时还有决绝而出的冲劲，这都是人性飞扬的一种展现。

胡兰成无论在何种境况下，都是一幅没心没肺的样子，这种没心没肺使得他从来不滞留于以往的不顺中，而是自私地勇往直前，因此生命充满了蓬勃的张力。他绝对不甘心于呆在家乡那个没有出头之日的小地方，想千方百计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中，家中的贫瘠、家中亲人的担心思念他都可以不顾。相对于困在小山村没有出来的村民而言，胡兰成的成功可算是一座高山了。在第一次因文惹祸之后，他积极地给白崇禧写了一封信，最终求得了平安。第二次因



■ 胡兰成手书牌匾

胡兰成故居中，仍悬挂着他手书的“凤鸣朝阳”的匾额。虽然人已逝去，遗物却仍见证着往日的沧桑。



■ 胡兰成作品《中国文学史话》封面



- 汪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 汪伪军政首脑参加“国府还都”庆祝活动。



文惹祸也是在他积极地筹备下才化险为夷。在跟汪伪政府决裂之后，他又积极投入了日寇的怀抱，从而谋求自己的私利，抛开里面的卖国成分不谈，他人生态度的任性飞扬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在踏上异国的土地之后，胡兰成也没有消极沉默，而是竭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听起来很是刺耳。作为一个人，时刻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是飞扬的姿态又是什么呢？

三

作为一个男人，胡兰成不仅飞扬，而且可以说飞扬得“出类拔萃”！

男人这个词语在两个方面最能显示出他的分量与意义，一是事业，一是女人。而这两个方面取得的成果与努力是分不开的，努力自然跟积极的心态联系紧密。事业的成功，在女人面前的吃香受宠，作为一种展现于世的外部行为，当然是一种飞扬的姿态。胡兰成作为一个男人，在这方面的飞扬可谓突出。

尽管经历了并不平坦的开端，但胡兰成在“事业”上——“事业”之于他而言无疑就是政治了——还是很有“功力”的。从1936年在汪精卫属下的《中华日报》上开始撰稿并担任主笔起，他穿上了政治这件爬满虱子的华美袍子。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他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稍后写的卖国社论《战难，和亦不易》受到了汪精卫及其妻陈璧君的大力赏识，立刻被提升为《中华日报》总主笔。1940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胡兰成被任命为伪行政院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中华日报》总主笔，

一度与汪精卫打得火热。汪称胡“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而他则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和平时期稳坐政论第一把交椅。后来胡兰成又出任汪伪政府的法制局局长一职，也是风光无限。

在跟汪精卫彻底决裂后，胡兰成又跟日本人拉上了关系，后到武汉主持《大楚报》，为日本侵华摇旗呐喊。抗战胜利，他最终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到日本。胡兰成参与政治的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而且颇受汪精卫陈璧君等汪伪政府核心人物的赏识，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成绩，但也混得顺心如意，并先后在政治的勾心斗角中击败了李士群等人，可谓意气风发！而且他能两次身陷囹圄安然脱困，其政治机心与本领真真可见一斑！

在与女人的情感纠缠中，胡兰成更像女人命中的魔星，他的多情似乎在每一个女人身上无一例外都能起到作用，处处留情却处处都能俘获女人的心。

他生命当中有八个女人：唐玉凤、全慧文、应英娣、张爱玲、护士周训德、斯家小姑娘范秀美、日本女人一枝以及上海黑帮头子吴四宝的寡妻余爱珍。这些女人个个聪慧、个个动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可爱之处。而张爱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绕开的文学天才，她跟胡兰成的爱情在缠绵悱恻之余，也引起了无数人的涕嘘叹惋。这八个女人，胡兰成对每一个都很用情，却都用情不专，均以薄情寡义收场。胡兰成为什么能无一例外地能俘获女人的心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与女人，与其是爱，毋宁说是知。”确实，他对每一个女人，都能深知其味，懂得她们的心，懂得她们的好，

而且会把玩和欣赏，用鉴赏的才情把这些女子拉到自己身边，使她们无怨无悔。



■ 胡兰成与小周(电视剧照)

电视剧《她从海上来》中，香港演员赵文瑄演绎了一个世人眼中的胡兰成，仍旧是一个汉奸，也是乱世中的一个文人，一位才子。



■ 中学时代的张爱玲

不是泛泛的文人，而自然是飞扬的文人！即使是在遭到祖国遗弃的晚年，踏足台湾还不到两年，也对整个台湾文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文人风流自不必说，胡兰成不仅风流，而且风流得没心没肺，风流得义无反顾，也算是风流出了自己的个性，风流出了自己的风格！

文人当然得有文字流传于世。胡兰成不仅有文字，而且文字丰厚；不仅流传于世，而且风行于世。他的《今生今世》、《山河岁月》和《禅是一枝花》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尤其是《今生今世》，可以说炒沸了整个出版界。而除此之外，胡兰成还著有《中国文学史话》、《中国礼节》、《今日何日兮》、《中国的礼乐风景》、《心经随喜》、《书写真辑》、《自然学》、《道机与禅机》、《寄日本人书》、《天与人之际》、《建国新书》、《华学科学与哲学》、《闲愁万种》、《争取解放》、《中国人的声音》以及政论合集《战难，和亦不易》等，结集成九册的《胡兰成全集》于1991年出版。有如此成绩的文人，不是飞扬其上的文人又是什么呢？

四

胡兰成更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被称为才子的文人，因此作为才子文人的他用自己的文才使自己飞扬上了云霄。

文人大都对政治不满意，而受孔子两千多年礼乐文明的教化，又都积极入世，试图使自己的政治意图和见解得以实施。因此“学而优则仕”便沿袭成了传统，所谓“文人干政”，皆是如此。作为一个夹杂着酸腐味道的边缘文人，胡兰成不甘心自己平庸一世，于是积极干政，因此才得以因一篇文章而成为汪精卫的著名“文胆”。虽然跟错了对象，但胡兰成迂腐得撞死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也显现了旧式文人的不知变通。尽管这样，胡兰成干政的整个过程，也还是意气风发、飞扬其上的，能成为汪伪集团的核心人物，决然

五

胡兰成还是一个飞扬其上的文化汉奸。汉奸当然有大小之分，更有受宠不受宠之分，胡兰成无疑是一个极为受宠的大汉奸。投身汪精卫政府间接卖国并受到汪精卫赏识，而且所写卖国文章在汪精卫赞赏之余还受到日本军政要员甚至首相的重视，并且被当时国内外各大报刊大力转载，这是其作为大汉奸的显著表现。而在同汪精卫政府彻底决裂后，胡兰成又迅速跟日本军政界的少壮派拉上了关系，宇垣一成曾经约见胡兰成，向他“请教”：如果日本失败，应该向谁求和。胡兰成献计道：“求和必须向英、美，别无他途。”深得宇垣嘉许。在胡兰成第二次因文惹祸后，以池田笃纪为首的书记官更是大力营救，并在日本战败后多次掩护胡兰成安全逃走，还最终在日本接纳了他并将其安置好。汉奸做到这个份上，也是需要极大功力的，如果没有两把刷子，别说得到日本人大力帮助，就是天天像哈叭狗似的跟在日本人后面也会招其鄙弃。日本是一个极为看重才能的国度，如果胡兰成没有才能，在他们眼中将会一文不值。胡兰成如此得到日本人的器重，当然是以才能作为底子的，他是一个有才的汉奸，所以才能这样舒展无忌，飞扬其上。

六

飞扬是作为一种外在姿态呈现的，而与之相对的落寞则是一种心态，是心下苍凉、寂寞寡情的凄凄心绪，在这种凄凄心绪之下，其行为便打上了失落寡合的特征。过了知天命年纪的胡兰成，在用一种看似闲静从容的笔调叙述自己的情感历程时，依然咬牙切齿地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幼年时的啼哭，都已经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好一个“如天地不仁”！这分明是带着仇恨、带着失落、带着薄情寡义的凄凄落寞！在这种心绪下，他的行为，怎能不渗透着向下压的寂寞与无奈！

在“如天地不仁”的心态之下，胡兰成开始混在民国，为了自己的挣扎，为了改变命运，他对人格、尊严和道德的价值观念已相当淡漠，从而铸就了一副铁石心肠，这就使他的很多作为总是低沉无光，无人喝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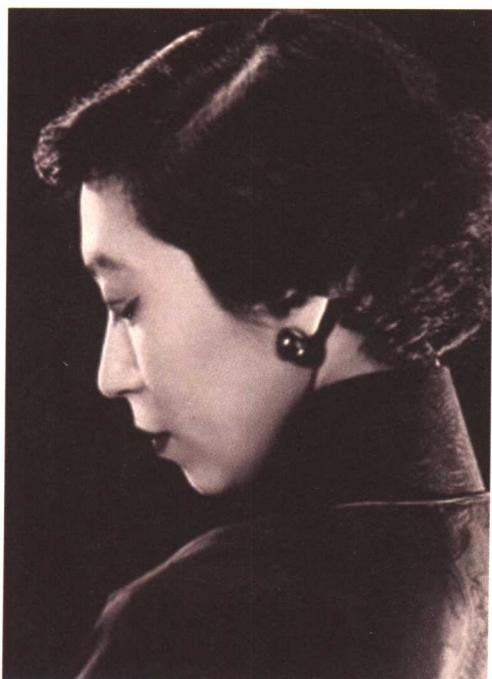


■ 胡兰成手迹之二



■ 胡兰成晚年像

距离爱玲对他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而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已有三十余年。



■ 临水照花人

胡兰成称张爱玲是民国时期的临水照花人。

1936年，胡兰成受白崇禧手下廖磊所托兼办《柳州日报》时，“两广事变”爆发，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企图出兵反蒋夺权。胡兰成却在报上撰文说：“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能利用来作为地方军人与中央相争或相妥协的手段。”这极大地惹恼了白崇禧，从而被军法审判，进而投进监狱。后虽然在极力争取下得以出狱，但失落寡和的落寞情态显露无疑！

胡兰成在汪伪政府的日子虽然比较风光，但最后依然不能逃避被抛弃的命运。汪伪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胡兰成因为和日本人过度亲密而引起了其他汉奸的嫉妒，他又不识时务，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一幅小人得志的样子，这就得罪了汪伪政府的几位要人，很快就被踢出了汪伪政府的核心。不久，他又学李秀成写万言书，万言书的内容为“历叙和平运动事与愿违，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而南京政府亦覆没，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先生当年。”这篇文章被池田译成日文，并转交国内政务要员传阅，还给汪精卫过了目。这就极大地触怒了汪精卫，汪下达了逮捕手令，胡兰成投进了监狱，还差点因此丧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胡兰成辗转流离，从武汉逃到了上海，与张爱玲匆匆一别，就逃到了杭州，渡过钱塘江，到了绍兴侄